

搜狐原创
yc.book.sohu.com

雅虎06小说搜索第一
网络阅读点击量几千万

百度2006年度风云榜前十名
海内外同时盛大推出的超人气历史小说

修订足本

潜
龙
卷

1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一个私生子
从人质到帝王、一统天下的成长和权谋史
多位奇女子
感天泣地的纯情和香艳史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修订足本

三宫六院 七十二妃

石章鱼◎著

潜
龙
卷
1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1/石章鱼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5
ISBN 978-7-80195-645-3

I. 三… II. 石…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607 号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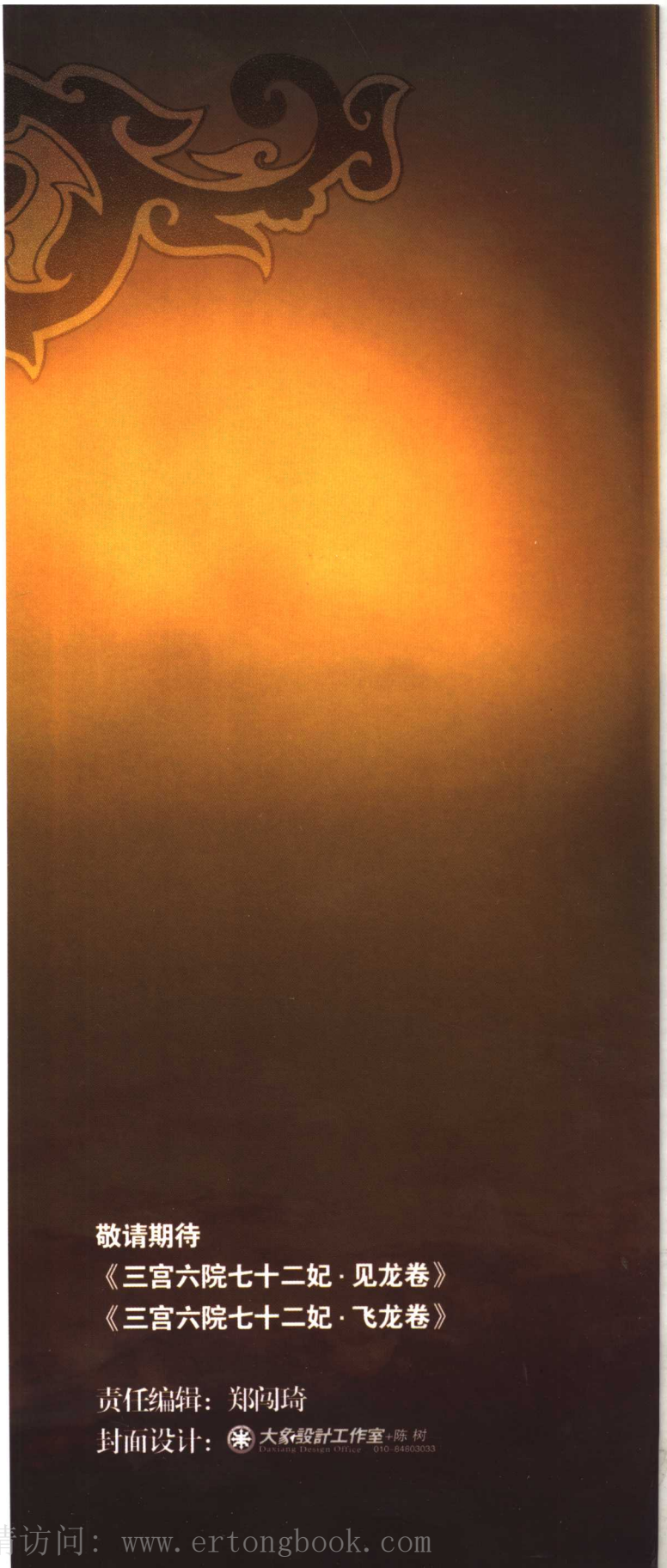
作 者 石章鱼 著
责任编辑 郑闯琦
责任校对 曹 晓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645-3/I·346
定 价 2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石章鱼，江南才子，网络上人气最高的历史小说作者之一，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经连载，就引起广大网友热烈追捧，被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多次荣登新浪、搜狐、起点中文网等各大网站阅读排行榜三甲。



敬请期待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见龙卷》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飞龙卷》

责任编辑：郑闯琦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陈树
Daxiang Design Office 010-64603033

目 录

第一章 弑兄	1
第二章 欲乱	9
第三章 离愁	18
第四章 锋芒	26
第五章 大秦	36
第六章 青楼	45
第七章 墨宝	53
第八章 美色	62
第九章 夜宴	70
第十章 困龙	79
第十一章 认母	88
第十二章 说客	97
第十三章 玄机	106
第十四章 缠绵	115
第十五章 谋士	124
第十六章 先机	132
第十七章 胁迫	142
第十八章 夺嫡	151
第十九章 失控	160
第二十章 画虎	169
第二十一章 利益	178
第二十二章 跋涉	187
第二十三章 济州	196
第二十四章 一战	206
第二十五章 缘起	216
第二十六章 归途	225
第二十七章 大婚	234
第二十八章 情挑	243
第二十九章 政局	250
第三十章 围猎	259
第三十一章 疗伤	268





新 兄



第一章·弑兄



弑兄

第一章

1

酒是上好的“玉瑶春”，菜是宫廷第一御厨亲手所制的御膳十八席，宴会之上，大康国四十九名皇子皇孙依次而坐，我位于左首第一十三位，恰恰是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我的左手旁是皇长孙龙祈正，他今年已有三十九岁，鬓角略见斑白。我的右手旁是二十四皇兄龙胤翔，他今年十八岁，刚刚被大康国的圣上，也就是我的父亲歆德皇帝封为安王。

勤王龙胤礼坐在居中位置，他举起酒杯朗声道：“诸位王弟，诸位王侄，今日乃是元宵佳节，我大康在父皇的统领之下，国泰民安，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景象，让我们恭祝父皇福寿无疆，早日一统江山！”

勤王府内响起一片欢呼之声，一时间觥筹交错，所有人都显得异常的兴奋，从他们的眼中我看到了希望，此情此景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了去年，当时我们是在忠王龙胤学那里喝酒，忠王的声音也像勤王今天这般豪迈，一样充满了希望，他在五十二岁时终于熬走了三位皇兄，成为诸皇子中最大的一个，可他的身体却没有成功地撑到现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他死于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

如果我没记错，勤王今年已有四十九岁，和我们今天在场人的数字刚好相同，他的身体一向很好，弯弓射雕、徒手搏狮对他来说也是轻而易举，也许他真的能等到几位的那天。

“胤空！你为何不饮？”勤王留意到呆呆出神的我。

我这才回到现实中来：“五皇兄……我不会喝酒……”

坐在勤王身畔的穆王龙胤尚哈哈笑了起来：“还叫五皇兄，我们马上就要改称太子了！”周围人齐声附和。勤王的脸上不免露出得意之色，他的下颌微微扬起，果真有了几分太子之威：“胤空！你今年有多大了？”

“十六岁！”我谦恭的回答说。

穆王再次笑道：“十六岁！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酒可饮三升，酒后还可连御五女……”听到这里，其他的皇子皇孙爆发出阵阵暧昧的狂笑，谈到这种话题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气氛很容易就变得融洽起来。

安王主动维护我道：“诸位皇兄！胤空年纪尚小，况且父皇曾经说过，我们十八岁之前绝不许饮酒，还是让他饮茶吧！”

所有人都记得父皇的这句话，不过原话应该是：封王之前不许饮酒。根据大康律例皇子年满十八才有封王的权利，所以安王会有此一说。可是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很难有封王的那一天，当年我的母亲平贵妃只差一步就登上皇后之位，可是后来却忽然被打入冷宫，郁郁而终。

记得她死去的那一年，我才八岁，转眼之间又过八年。我并不知道母亲的真正死因，父皇自然不会告诉我，按照常理推算，她应该是后宫斗争的牺牲品。母亲死后，我一直生长在冷宫之中，漫长的八年岁月中陪伴我的只有母亲的侍女延萍和太监易安，八年中我仅见过父皇三次，都是在祭天祭祖的时候，而且每次都没有机会和他交谈，也许他根本不记得还有我这样一个儿子。每年的元宵佳节，是我能够和其他皇子相聚的日子，只要一天我们中没有人继位，这种形式就会继续下去。

刚才的插曲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马上忘记了我的存在，互相举杯寒暄着，只有我慢慢品味着早已放冷的凉茶。勤王轻轻击了击双掌，大厅之内丝竹声悠然响起。近百个姿容俏丽，垂着燕尾形发髻，穿着呈半透明质轻料薄各式长褂的歌舞姬，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地舞进殿内，翩翩起舞，做出各种曼妙的姿态，夺人心魄，叫人目驰神迷。

我也情不自禁的沉浸在这欢乐的海洋之中。

乐曲之声渐微，那百名婀娜多姿的美女齐然向正中聚合，一曲荡人心魄的婉转箫声轻扬而起，诸女长袖曼舞，仿若无数娇艳的花瓣轻轻翻飞于天地之间，她们身上沁入肺腑的花香弥散在空气中，令人迷醉。她们有若绽开的花蕾，向四周散开，漫天花雨中，一个美若天仙的白衣少女，如空谷幽兰般出现，随着她轻盈优美、飘忽若仙的舞姿，宽阔的广袖开合遮掩，更衬托出她仪态万千的绝美容姿。众人如痴如醉的看着她不属于红尘之中曼妙的舞姿，几乎忘却了呼吸。那少女美目流盼，巧笑倩兮，使在场每一人都心跳不已，不约而同想到她正在瞧着自己。

突然箫声骤然急转，少女以右脚足尖为轴。轻舒长袖，娇躯随之旋转，愈转愈快。忽然自地上翩然飞起。百名美女围成一圈，玉手挥舞，数百条蓝色绸带轻扬而出，厅中仿佛泛起蓝色波涛，少女凌空飞到那绸带之上，纤足轻点，衣袂飘飘，宛若凌波仙子。大殿之中掌声四起，惊赞之声不绝于耳，歌舞姬在众人的赞叹中飘然退场。

勤王忍不住拍案赞道：“此舞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观？”穆王呵呵笑

了两声，摇晃着站了起来：“此情此景，皇兄是诗……意大发，我这个俗人却是……尿意大发……我尿尿去也……”

众人见到他的憨态齐声哄笑起来，穆王跌跌撞撞走到我的桌前，双脚忽然一软，身体失去平衡靠在了我的酒桌上，把我桌上的酒菜碰得一片狼藉，我因为闪避不及，身上也被酒水和菜汤沾湿。

勤王似乎也醉了，带头呵呵笑了起来：“你们一个醉了，一个不喝，还是先回去吧……”

我正有此意，慌忙起身告辞。

外面不知何时起飘飘扬扬地下起雪来，穆王摇摇晃晃地走在我的前面，他追赶着前方的歌舞姬。那名领舞的白衣少女似乎预感到了他的威胁，慌忙加快了脚步。穆王急步追了上去，一脚踏住了那少女的白色长裙，少女发出一声娇呼险些跌倒。其他舞女看到眼前情景吓得一个个四散而逃，根本无人顾及到她。

穆王发出一声大笑，伸手捉住少女衣袖：“小乖乖！你祖上积德，本王看上你了！”

那少女吓得花容失色：“王爷……求求您……放过奴婢吧……”

穆王拉住她的衣袖用力向怀中牵拉，那少女全力挣脱之下，衣袖竟然被穆王撕脱，露出一段欺霜赛雪的手臂，穆王突然拉空，身体不由得向后倒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倒在地上，那少女趁机向前方逃去。

我上前扶起穆王：“皇兄！你醉了，不如我送你回去。”

穆王一把将我粗暴的推开：“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身份……不明的杂种！居然敢管我的闲事！”

血液顿时冲上了我的脑部，我和他毕竟是一父所生，他居然用如此恶毒的话语来咒骂我。

我用力咬住下唇，看着这可恶的浑蛋摇摇晃晃的向前方追去。

那少女似乎对勤王府的地形并不熟悉，惊恐之下慌不择路，竟然迷失在后花园中，加之听到穆王在身后不断怪笑，她越发感到惊恐，突然脚下一绊，扭到了足踝，一下跌倒在雪地之上，刚想从地上爬却发现脚踝疼痛难忍，根本无力站起。

穆王淫笑着向她逼去：“小乖乖，看来你是想和本王在雪地上大战一场！”

少女挣扎着向后方挪去，美目之中已经是泪光盈盈。

穆王猛然向少女娇躯扑了过去，肥胖的身躯将她压在了下面。

少女一边哭喊，一边用力地挣扎着，穆王禽兽般撕扯着她的长裙，他早已被淫欲冲昏头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

我双手挥起一根手腕粗的树枝狠狠地砸在穆王的脑后，穆王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然后无力地倒在少女的身上。在我的帮助下，少女推开了穆王肥胖的身体，她的长裙被撕裂了多处，露出晶莹无瑕的雪肤，我脱下长氅为她披在身上。

花园内静悄悄的，并没有他人存在，我这才稍稍地放下心来。

我用力抱住穆王的上身向东南角的水井拖去，少女不解地看着我。

我低声说：“快点帮忙，不然我们两个都会死！”

少女用力咬了咬下唇终于做出了决定，她帮着我穆王的身体拖到水井的旁边，看得出她十分的害怕，娇躯不住的颤抖着。我全力抱起穆王，将他的身躯塞入了水井中，听到水花四溅的声音，我才长长舒了口气，说来也奇怪，我杀掉穆王以后，竟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

少女一张俏脸变得毫无血色，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要晕过去，我一把搂住她的娇躯，给她精神上的鼓励：“记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的声音异常的冷酷，少女颤抖着点了点头，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回去吧！”

“可是……其他人都知道……穆王在追我……”少女提醒我说。

我点点头：“我带你离开！”

“什么人？”园门的方向突然有人大声喊了一句，我们两人的身躯同时一震。只见一名挑着灯笼的仆人向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我知道他是勤王的总管忠福。当他看清是我和舞女搂在一起的时候，忍不住露出一丝暧昧的笑容，他肯定以为最小的皇子居然背着诸位皇兄干起了偷香窃玉的勾当。

“皇子殿下！有没有见到穆王？”忠福是专程来找穆王的，我迅速镇静下来，装出一副惊讶表情：“他不是去如厕了吗？”

“奇怪了！我并没有在那里找到他！”忠福转身正要离去。

我忽然捂住肚子：“哎哟！痛死我了！”

忠福慌忙来到我的面前：“皇子你怎么了？我去请大夫！”

“算了！还是你背我过去……”我装出极为痛苦的表情。

忠福应了一声，背过身蹲了下去，我一拳狠狠的击打在他的颈侧，忠福一声不吭的晕倒在了雪地上。抱起忠福要比穆王容易得多，我让那少女把忠福的鞋子和外衣脱了下来，然后把他也投入了水井中。

少女目睹了我连杀两人，连牙关都打起颤来。

我确定周围再也没有人出现，不慌不忙的，让她穿戴起忠福的衣物，带领她向园外走去，边走边小心地抹去我们刚才的足迹。来到园外的角廊，人流渐渐多了起来，她刻意弯下腰躲在我的身侧，好在黑暗之中并没有人留意到她的外貌。来到马廊的时候，刚好看到那帮歌舞姬正登上马车，她们隶属于皇宫乐坊，是勤王专门请来为我们助兴的。

等到她们逐一离去，我才带着少女来到我的马车前，这辆马车是所有车子中最寒酸的一个，外面的彩漆已经剥落多处，露出陈旧的木辕，车上的棉帘也从原来的明黄色，褪换成了一种暗淡的灰褐色。

车夫易安两手抄在棉袄里坐在车头打着盹，我轻轻咳嗽了一声，他慌忙睁开了双眼：“皇子殿下……”他马上留意到我身边的少女，目光中充满了惊疑。

“马上离开这里！”我低声说道，迅速牵着少女冰冷的小手来到了车内。

易安在空中扬起一个响鞭，两匹老马拉着旧车在雪地上踟蹰行进，没有人会联想到这辆车内坐着歆德皇最小的儿子，这已经是我能够享受到的最高待

遇，车子是当年母亲留下的，岁月流逝，从内饰中仍然可以看到当年繁华之象。此车原应为四驾，可大内总管分配给易安的却只有这两匹老马，以老马之力拉四驾之车，自然吃力许多。

少女显然还没有从刚才的惊骇中完全恢复过来，我向她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遇到我的眼光，她慌忙垂下头去：“奴婢采雪多谢皇子相救……”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我并不记得救过你！”

她马上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苍白的嘴唇因为害怕而抖动起来，这让她显得更加诱人，让人不由得生出呵护爱怜的感觉。我挑起车帘，夜色深深，瑞雪纷纷，无风坠玉，道路两旁处处都是打灯夜游的人群，夹杂着各色商贩的叫卖声，当真是热闹非凡，整个京城洋溢着一片太平景象，身居深宫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景了。

前面人潮拥挤，马车已经无法行进，易安在车前道：“皇子殿下，要不要从福生巷绕行？”

我摇了摇头：“易安，你驾车从福生巷绕过去，在街道的尽头等我，我趁机逛逛灯市。”

易安答应一声勒住马缰，我握住采雪的小手先后走下车去。

路人掌灯踏雪行走，远远望去整条长街宛如一条流动的银河。我和采雪并肩而行，也许是周围的祥和气氛感染了采雪，我感觉到她的心情慢慢地放松下来。

路边的灯笼上写满了各式各样的灯谜，我饶有兴趣的驻足一观，却见一只莲花灯上写有“忧愁幽思作离骚”，猜一七言唐诗。一旁两名秀才模样的青年正在冥思苦想，我淡然一笑道：“似诉平生不得志！”话音刚落，灯下一名葛黄衫老者猛然回转过身来，双目盯住我道：“公子何以想到用香山居士的《琵琶行》来解此谜？”

我朗声笑道：“前人有言，别解在底，乃灯谜的正格。此谜题面，显然取于《史记》本传，指的是楚国大夫屈原，于楚国屡败于秦，怀王主张不定，楚国内部亲秦派势力抬头，他的抗秦立场不受采纳，见于怀王之际，发出感叹‘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香山居士的《琵琶行》，说的是琵琶女透过‘弦弦掩抑声声思’的乐声，来诉说自己不得志的生平遭遇，与屈原当年境遇又有几分相似。”

那老者赞道：“公子果然非同凡响！”他将那莲花灯亲手摘了下来送到采雪手中，微笑道：“花灯赠佳人，也算是风雅之事。”这老者目力非凡，已经看出采雪乃是女扮男装。

采雪俏脸微红，越发显得娇艳不可方物。

老者又道：“公子破题如此出众，不知对对联可有兴趣？”

我笑了笑：“老先生请讲！”

老者道：“今年初一之时，老夫偶然得到一幅上联，苦思多时，一直未能对仗工整，还请公子指点一二。”

只见他直起腰板，朗声吟道：“五百里天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蘋花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我剑眉微皱，没想到这闹市之中竟卧虎藏龙，这看似平凡的老者居然胸怀如此才学，我来回踱了几步，这上联长九十字，气势恢弘，豪气万千，一时间又怎能对仗得如此工整。

就在此时，采雪突然柔声道：“老先生果然是学富五车，我家公子以前曾经教给奴婢一些对仗之法，小女子可否替公子一试？”

那老者笑道：“有道是巾帼不让须眉，小姐但试无妨！”

我看着采雪成竹在胸的样子，心中一动，难道她竟是一位秀外慧中，才学出众的才女？

采雪轻声道：“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此联一出，我听得是目瞪口呆。

那老者的惊异不在我之下，过了许久他才一揖倒地：“小姐惊世之才，直让老夫汗颜。”其实应该汗颜的又何止他一个。

采雪慌忙搀起老者道：“老先生折杀奴婢了，我只是随便说说，何来惊世之才，老先生快请起来！”

我们这边的动静引起不少路人的侧目，那老者干脆舍了灯摊，拉住我的手臂：“公子请跟我借步一谈！”

我对这老者也充满了好奇，和采雪跟在他的身后，来到前方的桥头。

桥头的一角摆着一个测字摊，因为处在灯摊的后面，不易被人看到，再加上河边寒风凛冽，根本没有人去光顾那里。一个穿着破烂长袍的测字先生趴在摊子上面，似乎已经熟睡。

老者拍了拍他的肩头，语气有些激动道：“曹先生，上联已经对上了！”

那测字先生伸了一个懒腰，一双细眼懒洋洋看了看我：“对上了又有什么稀奇！”

老者有些尴尬的看了看我，歉然解释道：“我家先生脾气怪异，公子千万莫要生气。”

那测字先生注视我的目光猛然变得异常明亮起来：“公子左辅右弼，显然是帝王之命！”

我内心一震，刚才对他的那点怨气顿时变得无影无踪。老者搬来木凳，我在那名测字先生的对面坐下：“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测字先生笑道：“鄙人姓曹名睿，虚度四十有三。”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盯

在我的脸上，过了许久方喟然叹道：“公子之相实非在下所能判断！”

我笑道：“曹先生有什么话，尽管明言。”

曹睿道：“我送公子一个字！”

他伸出干枯的手指沾了沾墨汁，在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囚”字。

我不解地望向他。

曹睿道：“此字还请公子好好保存，日后必有用到之时。”我小心的将那张纸折好，放入怀中。曹睿这才看了看采雪：“这位姑娘双目之中充满惊惶之色，显然刚刚经历某种触目惊心之事。”

采雪轻轻啊了一声，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把螓首低垂下去。

那老者道：“曹先生，刚才对出对子的就是这位小姐！”

曹睿点了点头，叹道：“看来曹某人也有走眼的时候。”他从测字摊下拿出一张古画，“曹某曾经受朋友所托，将此画送给能够对出此对的有缘之人，既然这位姑娘将对联对出，此画理应归你所有。”他把古画交到采雪手中，转身和那老者飘然而去，竟然再也不看测字摊一眼。

我和采雪来到街道的尽头，易安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们再次登上马车的时候，采雪的情绪已经平复了许多。

我向易安道：“去东条大街！”

易安愣了愣，马上问道：“皇子殿下是不是想去找延萍？”

“是！”我的回答简洁而明了。

延萍是在正月十三离开的皇宫，我准了她七天的假期，让她探望她的母亲。

我之所以选择去找延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安置采雪。我杀掉穆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样复杂，杀死穆王纯粹是一个意外，如果不是他恶毒地咒骂我，也不会激起我的杀心，正常情况下，我绝不会为了一个歌舞姬冒这么大的风险，还有一件出乎我预料的事情，和采雪相处越久，我越发感觉到她的不同寻常。

我之所以杀掉忠福，是因为他目睹了我和采雪站在井边，只要穆王的尸首被发现，很容易被人联想到我才是杀死穆王的真凶，所以我别无选择。其实我当时甚至想到连采雪一起杀掉，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采雪抱着那幅古画，娇躯仍旧在瑟瑟发抖，这次是因为寒冷，我把大氅脱了下来，为她披在肩头。采雪垂下头去，却没有拒绝。

“小安子！你怎么来了！”外面响起延萍姑姑的声音。

易安笑着回答说：“不单是我，小主人也来了！”

延萍慌忙在车外恭恭敬敬道：“奴婢不知皇子殿下到来，失礼之处还望恕罪！”

我的唇角浮起一丝淡淡的微笑，整个皇宫之中对我这么尊敬的也只有他们两个。

我和采雪从车上下来，进入延萍那座古老的院落，延萍也曾经是官宦之后，因为祖上得罪了朝廷而被降罪流放，直到入宫沦落为宫女，我母亲才帮她赎回这座老宅，并把她的母亲安排入住在这里。

延萍看到采雪也是一惊，我压低声音道：“她是我刚刚买下的奴婢，让她暂时住在这里。”

我既然发话，延萍自然不敢多问，她牵住采雪的纤手将她引入内堂。

我和易安暂时在客厅烤火，采雪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已经换回了一身女儿装扮，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延萍借口为我准备夜宵和易安两个往厨房去了，留下我和采雪单独相处。采雪已经猜到了我的身份，在我的面前表现地异常恭敬。

“采雪！你在这京城中可有亲人？”

采雪摇了摇头，轻声道：“奴婢只有一个哥哥，在战乱中已经失散多年了！”

我点了点头，表面上一片祥和的大康国并不平静，和周围七国之间的战乱始终不断，像采雪这种遭遇的女孩更是随处可见，我道：“你先在这里住上一段日子，等事态平息下去以后，我会派人送你离开康都！”

采雪感激地点了点头，她这样一个柔弱女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完全把我当成了她唯一的依靠。

我并没有留在延萍家里吃夜宵，皇宫里有皇宫的规矩，午夜前我要赶回宫内，想自由留宿在外面恐怕还要等到两年以后。离开的时候，采雪捧着为我叠得工工整整的大氅来到车旁，我微笑着接了过去，却意外地看到了藏在大氅中的卷轴，原来采雪把那幅古画送给了我，我向她点了点头，慢慢放下了车帘。

我住在清月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冷宫，继承我母亲血统的同时，我也继承了这座冷清的宫殿。清月宫位于皇城的西北角，与它临近的还有淑德宫和仪正宫，前往我住处的时候会先从淑德宫和仪正宫之间的道路穿过。

合上车帘，这个寂静封闭的空间，让我忍不住想起了刚刚被我杀掉的穆王，不过，我的内心没有任何的恐惧感，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我不容许任何人侮辱我的母亲，不管他是谁！

前面忽然响起了哭声，易安猛然拉住了缰绳，停止了马车的行进，有些惊慌的说道：“小主人！前面是皇上的御驾！”

我慌忙整理好了衣服，从车上下来，淑德宫前数十名小太监和宫女分成两排站立，中间就是我父皇的御驾。易安把马车拉到一旁，我规规矩矩地在一旁的雪地上跪下，等待着父皇御驾的经过。

“皇上！我真的不是存心……”哭泣着的泪人儿是珍妃，去年父皇最为宠爱的妃子，众妃之中以她的美色最为出众，入宫后一直没有子嗣，后来因为私下请巫医做法，被其他妃子告密。父皇以为她妄想加害自己，一怒之下将她打入冷宫。今天大概是想起了旧情，特地来探望她，却不知珍妃又做了什么事情惹他生气。

珍妃哭着扑倒在雪地上，父皇看都不看她一眼，大步向我走来。



欲
亂

第二章·欲乱



康史欽德皇传——欽德皇，大康国泰阳中府人，姓龙氏，名天越。父曰明公，母曰方姁。身長八尺，神力惊人，有缚虎搏龙之力。

我不知道父皇是否真像传说中那般神勇，不过他的体魄强健是毋庸置疑的，他今年应该已经七十三岁，表面上看去还仿佛是五十多岁的样子，甚至比我的许多皇兄还要显得年轻许多。

当父皇经过我的身边时，我大声道：“儿臣胤空祝父皇福寿无疆！”

欽德皇停下脚步，如果不是我大声的祝福，他根本不会留意到跪在雪地中的我。

“你是……”他一时间想不起来我到底是他的哪一个儿子。

他身边太监总管多隆低声道：“圣上，他是您第三十一位皇子胤空。”他缓了口气又补充道：“平贵妃所生的儿子……”

欽德皇轻轻哦了一声，向我的面前走了几步：“胤空，你抬起头来！”

我遵命把头抬起，一双明澈的眼眸充满敬意地望向父王，虽然这只是我的伪装，可是我目空一切的父皇绝不会看破。

欽德皇满意地点了点头，感叹道：“大了，我几乎认不出你来了！”

我的心中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悲伤，和自己的父亲终日处在一座皇城之内，居然对面不相识，天下之间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此。

他伸出手来，把我从雪地上拉起身来，在我的面上端详许久方道：“你毕竟还是像你的母亲多些。”他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忽然发现我们父子之间类似的地方的确很少。

欽德皇又问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勤王兄在府内举办宴会，邀请我们兄弟相聚，所以回来晚了一些。”

歆德皇点了点头，转身向多隆道：“过两天，把他们兄弟几个全部喊到宫里来，我终日政务繁忙，倒有些日子没有见过他们。”

多隆连忙答应下来。

歆德皇正要远去，珍妃在宫女玉锁的搀扶下跌跌撞撞地追了上来：“皇上！皇上！我真的不是存心惹您生气！”

歆德皇面色遽然转冷，重重地拂了拂衣袖：“把她给我拖回去！”说完头也不回地向前方走去。珍妃被两名小太监推倒在雪地上，一人架住她一条臂膀，死命地向后拖去。

我叹了口气，向那两名小太监道：“你们两个先回去吧，我会把珍妃娘娘送回去。”

歆德皇远去以后，珍妃和玉锁抱在一起仍旧坐在雪地上痛哭。我示意易安牵着马车先行回去之后，慢慢来到珍妃的身前：“珍妃娘娘，雪大风寒，你还是回宫歇息吧。”

珍妃美目之中珠泪涟涟，根本无力从雪地上站起身来。我脱下大氅为她披在身上，没想到短短一个晚上，我的大氅居然会为两个女子抵御风寒。我和玉锁搀扶着珍妃回到了淑德宫，这里比起我所居住的清月宫还要冷清许多，偌大的宫殿内只有珍妃和玉锁两人住在这里。看来父皇的确是对珍妃动了真怒，居然连一个小太监也没有给她安排。

玉锁怯怯地说道：“贵妃娘娘，我去给您准备热水！”

望着玉锁远去的娇小身影，珍妃惨然一笑道：“贵妃娘娘……呵呵……有谁还会记得我这个贵妃娘娘……”她的绝世姿容在青灯下显得格外憔悴，两泓美目中荡漾着凄美的清泉。

我不忍再看下去，起身向她道别。

珍妃颤声道：“你莫不是也看不起我……连句话也不想和我说吧？”

我笑道：“珍妃何出此言，娘娘在胤空心目中，身份和生母无异，世上哪会有儿子看不起母亲的事情。”其实我和珍妃相差不过三岁，按照年纪我至多称呼她一声姐姐，可是辈分有别，莫说是三岁，即便是三个时辰，我也要礼相待。

珍妃悠然道：“若我没有记错，今晚应该是元宵佳节，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和圣上一起在万花楼赏灯，可现在……”

我这才留意到，房间内的紫檀木桌子上摆满了酒菜，还有两副碗筷，看来珍妃是准备和父皇一起享用的。

珍妃起身道：“从今日午间，我便在膳房中准备圣上的晚膳，多隆总管特地交代，让我为圣上准备‘霸王别姬’这道菜……”说到这里，她的声音开始颤抖起来：“我又哪里会想到……这竟然是圣上的生平大忌……”

我已经大抵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是大总管多隆从中捣鬼，转

念一想,这件事并不奇怪,多隆是孝成皇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孝成皇后又一直把珍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主子,他又怎会让珍妃得到这个再度得宠的机会呢?

看到珍妃期期艾艾的样子,难怪古人云:自古深宫多怨妇。为了获得皇上的宠幸,哪一个不是在勾心斗角,费尽心机,可真正得宠的又有几个?得宠之后,又能延续多久呢?

珍妃幽幽说道:“若是你不嫌菜凉酒冷,陪我喝上两杯如何?”

我点了点头,在诸位皇兄的面前我滴酒不沾只是做出一个假象罢了,我不仅喝酒,而且酒量好得很,从七岁偷偷喝酒以来,我从未尝到过醉酒的滋味。

我和珍妃在桌前落座。

珍妃轻轻为我斟满美酒,自己也满上一杯,轻声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我却想起“借酒浇愁,愁更愁”这句话。

我们碰了碰酒杯,将杯中美酒一饮而尽。

一壶美酒很快就已经见底,珍妃有了些许醉意,情绪也平复了许多,她看到我怀中的卷轴,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上面画得什么?”

我摇了摇头,自从那曹睿给采雪这幅画,我们还未来得及展开过,我也不知道上面画得些什么。

“给我看看!”珍妃雪白如玉的纤手向我伸展过来,我自然不好拒绝,将古画递到她的手上。

珍妃徐徐展开,我也凑了过去,却见古画之上竟然绘着十余对姿态各异的小人,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幅春宫图!

珍妃俏脸通红,轻声娇嗔道:“好你个胤空,小小年纪居然看这些东西。”

我也没有想到上面居然绘着如此不堪的图案,却不知那个曹睿怎会把春宫图送给采雪。我马上又想到,珍妃会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把春宫图给她看的吧。

我慌忙将古画卷起,正要道歉。

这时玉锁准备好了热水,来到厅中:“贵妃娘娘,热水已经准备好了。”

珍妃点了点头:“锁儿,你快去歇息吧。”

玉锁看了看我,知趣地向偏厅退去。

我收回古画,向珍妃道歉道:“珍妃娘娘勿怪,儿臣的确不知道古画上绘制着这些东西,我马上拿去烧掉它!”

珍妃柔声道:“莫忙着烧掉,我看到那小人画得倒也十分精致,或许这幅古画确是一件宝物也未可知……”

我心中一动抬起头来,恰恰遇上了珍妃如水般的目光,慌忙垂下头去。

珍妃站起身来:“我去沐浴……”她忽然脚下一拌,娇呼了一声,娇躯软绵绵地向地上倒去,我伸出双臂及时搂住了她的纤腰。珍妃竟然反手抱住了我,充满弹性的娇躯紧紧偎入了我的怀中,古画从我的手中落在了地上,自动展开,画